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九回 武侯祠屋長鄰近

威靈頓仗著有當局撐腰，以為敵人必然手到擒來，大不了向白衣長老宣讀一下他的罪行。至於他究竟犯了什麼罪，威靈頓一直搞不清楚，什麼「侵入地函，隆起地表，擾亂地球角動量平衡……」這算什麼罪行？威靈頓之所以成為北美特遣隊隊長，可以說是人類社會的遺毒，他是北美議士強力推薦的人選。威靈頓的父親曾任美國國防部長，他的祖父是陸軍總司令，曾祖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……如果不讓他在新時代擔任一項軍職，那將是莫大的缺憾。

然而沒有國度，何來軍隊？沒有軍隊，當然就沒有軍職。當局只有一種特遣隊，是由一群不怕死的人，自願參加組成的。他們隨時會被派往任何危險地點，從事任何機器人所不能勝任的危險任務。

在社會結構上，雖然電腦是執行者，但人類不甘心放棄既得利益，便由各地區推選代議士，負責立法及質詢。社會人士則分六大類，由電腦提供資料，議會負責審核，所以議士可以說是新貴中最具有影響力的人士。

在新社會中，「賢能者」是地方賢達，受到大眾的尊重，屬社會公職。如果遇上重大事務，議士得諮詢賢能者。這類人士全球僅有一千位，但實質上形同虛設，不要說沒有人向他們請益，就算有，他們也多半沒有意見。

比較重要的是「智能者」，指技術及觀念高人一等者，為研究公職。智能者主持研究開發，若無貢獻就會被解聘。特遣隊員能看透生死，也算觀念出眾，隸屬此類。

有創造天分之「藝能者」及「體能者」為自由業，他們可在網絡上出售作品，根據上網率決定他們的收入。

另外，宗教及其他超自然能力之「信能者」，其收入以信眾人數計算。

其餘皆稱「自由人」，每日以享受虛擬實境、織夢造幻為樂。除基本權利外，若對社會一無貢獻，沒有貝幣者，不能出門。

議士對電腦的制衡權，早就規範在二〇二四宣言中。為了應付北美議士，當局專門成立了一支「非敢死」北美特遣隊，特名為「北美特遣隊」。其成員都是特權人士推薦的，年紀限於二十歲以下，男女兼收。

威靈頓這一干人，由徵召到集結，前後只花了一個小時。因為都是些閒人，電腦一通知，接送專車就到了。但是由集結到出發，包括各界名人的演講、獻花、頒獎、佈達等過程，卻整整花了四個小時。

這是難得一遇的空前盛事，直可與每年一度的嘉年華會媲美。長年在睡夢中的人，也急著趕來領受一下難得的人氣。一個個年輕英爽的特遣隊員，身上穿著畢挺的制服，肩上扛著特製的激光槍（激光武器本來只有鈕釦大小，但議士們認為肩不扛槍，無法表現軍人的威儀，這種槍其實是道具），鞋子擦得光亮，恨不得把陽光都比下去。

在軍樂聲中，人人跳著新奇的舞步，大家興高采烈，準備參加現代的狩獵。有些歡送的人竟感動得流下淚來，不是為了生離死別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而是因為親眼見到這麼壯觀的場面，又多了一些做夢的材料了！

特遣隊員乘坐四艘大型飛雲梭，瞬間就到達目的地。他們發現這座艾爾伯特山，完全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壯觀，童山濯濯，一片赭黃，沒有一點生氣。

這些青年所有的常識都來自虛擬實境，那些原始資料則又都取材於立體資料庫。為滿足視聽享受，資料庫中所有的山光水色，不僅是萬中選一，而且鏡頭、角度、光影、範圍等都經過專家精心擇取與處理。即使是窮山惡水，貧壤瘠土，也都是刻意製作，有其獨特的目的。眼前這種亂峰環峒、斑駁雜黑的景象，對這些不識廬山真面目的青年來說，簡直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好像到了一個荒涼陌生的外星球。

這是威靈頓第一次出任任務，他最擅長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侃侃而談。群眾要多，他的架式才撐得開，話題也就源源不絕。他還在回味剛才面對送行的人群，那篇一個多小時的演講詞，比諸林肯的〈蓋茨堡宣言〉毫不遜色。

威靈頓不知該如何整頓隊形，隊員也都無精打采地東看看、西瞧瞧。山坡上風沙大，熱氣又重，一點也不好玩。

「怎麼一隻兔子都沒有？」有人舉起激光槍，到處找不到目標。

「天上有鳥！」緊接著激光滿天飛舞，交織成網。儘管不知準頭是什麼，扣扳機卻是影音節目上常見的。一隻鳥在天空翻了兩翻，筆直墜落山谷，隊員們開始爭起功來，每個人都認定鳥兒是死在他的神射之下。

當局吩咐威靈頓，應該馬上率隊上山，拘捕白衣長老到案。威靈頓這才想起他來此的目的，然而他身邊已經沒有人了，有的躲到梭中睡覺，有的還在爭鳥，有的甘脆結伴找兔子去了，另外一大半人則不知何往！

威靈頓只好高聲大叫，突然間他感到身邊光線一晃，一個淡淡的影子出現了。他大吃一驚，嚇得回頭就逃。不料身上配帶的特製指揮刀太長了，檢閱部隊時很拉風，但在崎嶇的山路上，一碰到石塊，人就被絆倒了。

那影子漸漸凝固了，說：「你們是哪裡來的？這裡不是觀光區呀！」

威靈頓聽他能說人話，膽子也大了些，說：「你……你是什麼東西？」

那人說：「我是人，名字叫不是人！」

威靈頓腦筋轉不過來，說：「你是人，不是人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是人！你們來這裡做什麼？」

威靈頓爬了起來，想到自己是特遣隊隊長，相當於過去的三軍總帥，他胸部一挺，說：「我們是北美特遣隊，奉命到此捉拿黃道會十二星座的徒黨！」

不是人一驚：「你這不是開玩笑吧？」

威靈頓被侮辱了：「我是總司令，開什麼玩笑？」

不是人反而覺得好笑：「我長這麼大，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的總司令！」

威靈頓四下看看，果然附近只有他孤零零一個人，遠處倒有不少人跑跳著。稍近一點，四架飛雲梭靜靜地停著，裡面也沒有動靜。這一來他可慌了，忙說：「他們都去打兔子了，你住在這裡吧？能不能麻煩你做我的臨時副手？」

不是人笑了，說：「我做副手？夠資格嗎？」

威靈頓老實說：「還有什麼辦法？這裡只有你不是人是人。」

不是人得意地說：「做北美特遣隊總司令的副手？好呀！有什麼委令狀嗎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不需要，電腦可以作證。」

哪曉得電腦告訴他：「不可以，他是黃道會的同路人！」

威靈頓聽得膽裂魂飛，兩腿發軟，連話也說不清楚了：「不是人……我不是……請你饒了我吧！」其實他潛意識裡早準備了很多台詞，一意識到此，口齒馬上就清晰了：「我上有高堂，下有兒女，我不是有意來和你們為難的，我只是奉命行事……」

正說時，前面塵土揚起，一部登山車在兩人面前戛然而止，車上跳下來四個奇形怪狀的人。一個七八歲的兒童，老氣橫秋地說：「長老說，把這個傢伙捉回去，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另外三個人不由分說，把威靈頓的雙手反剪，手銬一銬，便推將上車。車子立刻轉頭，如飛而去。

艾爾伯特山是一片沉積岩所堆成，一億多年前這裡原是海洋，由於地球板塊運動，西岸受到擠壓，將此處地殼拱起。後來又有大量雨水侵蝕，雖然不像東側的大峽谷那樣峻峭，但也刻下了深壑高崖，地形險惡異常。

車行在危崖之上，東盤西轉，上升了數百公尺後，停在一個巨大的崖洞前面。威靈頓早已嚇得三魂七魄皆去，自己怎麼會這樣傻？電腦不是保證再保證人能長生不死嗎？我堂堂一個總司令，怎麼會來送死呢？一想到死，他腦子比電腦轉得還快，身體因此缺血，軟綿綿地半步也跨不出去，三個人只好抬他入洞。

剛進洞時，眼前一暗，轉了兩個彎，又是一亮，原來洞頂有個大燈，照得洞內一如白晝。這個洞穴軒敞宏爽，高約八公尺，寬有二十公尺，而宛轉內透，無由得窺全豹。洞中人員熙熙攘攘，正忙著拆卸機具，打包裝箱。

又繞過了幾個彎角，最後來到一個璇室，這裡顯然是議事之處，中央擺了三張辦公桌，後面各坐了一位頂著三角帽的教士。正中的一位穿白長袍，胸前掛了一個三十公分高、純金打就、中間鑲著一顆巨大紅寶石的十字架。在他左右側的兩位教士，分別穿著黑、褐色長袍，另外還有七八名男女，在三人身後一字排開。

白衣長老一拍桌子，厲聲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來此何為？」

可憐威靈頓早已魄散魂飛，說不出話來了。

不是人說：「他說他是北美特遣隊的總司令，專門捉你來的！」

白衣長老一楞，又說：「北美特遣隊？嗯，有可能！總司令？多半是冒牌貨！怎麼會窩囊成這個模樣？站都站不穩，把我們美國一百多年來的英名葬送精光！且慢，我好像有點印象。姜森曾提過，當局的無能，從那個白痴的威靈頓身上，就看得出來……」

威靈頓別沒有聽到，對自己的名字卻極度敏感。他一聽有人叫他，再一看，是個白人教士，或許情況不會太糟。他馬上應聲道：「我就是威靈頓，前美國國防部長，簡姆司·威靈頓是我父親。」

果然是他，白衣長老又好笑，又好氣，說：「那你怎麼這樣窩囊呢？」

威靈頓想到赫赫家世，心中就有了希望，掙扎著站直了，說：「不是我窩囊，是那個黃鬼把我嚇壞了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那你說說看，我們只派了幾個人出去，就把你這位總司令抓來了，你不覺得丟臉嗎？」

威靈頓聽長老語氣不惡，再一見眾人都向他注目微笑，顯然北美特遣隊總司令的身份非同凡響。他膽氣一壯，便侃侃道來：

「這是因為我們美國人重視人道，一到貴地，我就讓部屬自由活動。假如你就是白衣長老，我勸你跟我回去，這樣大家都省事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說得有理，可是我為什麼要跟你回去呢？」

威靈頓更有信心了，胸部挺得老高，一摸身邊，突然發覺指揮刀不見了。這種小事不必抗議，沒有指揮刀還是總司令：「我們美國是世界超強，以唯一的總司令來請你，面子上也夠了。」

白衣長老笑道：「是嗎？你用什麼來請呢？」

威靈頓開始踱起方步，他來回走著，這是好萊塢文化教化出的樣板。為了吸引觀眾的目光，好萊塢的導演認為，在任何畫面中主角都要有動作。威靈頓眼看每一張白淨的臉都朝向自己，他覺得沒有白來：「我們有一千名訓練有素的不敗雄師，有一千支 S K K G 六型高功率激光槍，還有四艘全功能的運輸機……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那怎麼辦呢？我們這裡有一百枚視覺追蹤的飛彈，一千枚地對空加強型火箭。如果這還不能讓你頭腦清醒，告訴你，我們還有三枚 R R 級的氫彈！」

威靈頓連退三步，在這個時代，這些人怎麼有這麼強大的武力？他搖搖頭，說：「不可能！誰會生產這些？不賺錢的事，我們美國人是不幹的！」

白衣長老樂壞了：「難道外國人不會生產嗎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外國的東西？沒有水準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管他呢！只要能殺人就好！」

威靈頓說：「用在哪裡呢？現在沒有仗打，武器都生鏽了！軍人都腐敗了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你們不是要來征剿嗎？」

威靈頓驀然驚醒，又想起此行的任務，說：「所以我勸你跟我走嘛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那你們先讓我試試武器的性能，如果我輸了，就跟你走！」

威靈頓緊張起來，說：「不必了，我是個和平主義者，還想拿個什麼和平獎呢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那你為什麼做總司令呢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我是犧牲小我呀！當局硬要我，說是將門虎子，就地取材呀！」

珍妮附耳對白衣長老說：「這個人於我們大大有利，不如穩住他，放他回去，省得再派其他腦筋清楚的人來。」

白衣長老微微一笑，對威靈頓說：「這樣吧！我也是和平主義者，我看你是個了不起的英才。你先回去，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，我會自動投案的。」

這番話讓威靈頓非常受用，但是要等上一個星期，只怕當局無法通融。想來想去，只好說：「我看你也是個人才，這樣好了，我給你三天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不行！不過看在你父親的面上，六天好了。」

威靈頓急不可待地說：「我奉命今天就得抓你回去，等上三天，老天！連部隊的補給都成問題！這樣吧，四天，四天是最大極限了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別忘了，你還在我手中。五天！不然我就把你殺了！」

威靈頓一聽要殺他，立即求饒：「那你叫我回去怎麼交待呢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這還不簡單？你說我用氫彈威脅！為了顧全大局，只好同意。」

當然，這件事在各界都有不同的版本，可說是電腦時代的新「羅生門」。總之，人類議會同意了五天的停火，然後黃道組織無條件投降，附加條件是禁止他們發射火箭，免得這些人到火星去滋事。

這個任務對威靈頓而言，著實非常為難，不要說無條件投降，連禁止他們逃到火星都做不到。他怎麼都不願再見到白衣長老，可是呈上去的報告大部分又都是杜撰的。如果改派別人佈達，那些精心設計的情節豈不是馬上就被拆穿了？

可是，天下哪有總司令自己做信差的？孤身一人，再來一次單刀赴會？可是，上次又怎麼可以呢？威靈頓急中生智，立刻命令電腦先運一千隻兔子來。這是軍令，當然事不容緩，不到半個小時，一千隻兔子便運來了。

威靈頓向隊員宣佈，先將兔子放生，十分鐘後，任大家獵殺，作為趣味打靶練習。只聽見山谷一片歡聲雷動，如果是民主時代，這個總司令一定可以做到總統！

地上有了一千隻甫出牢籠的兔子，天空馬上出現了幾百隻翱翔的兀鷹，再加上這一千名服裝華美、武器精良的現代化部隊。這種狩獵的陣容以及精采的屠殺，絕對可以名列金氏記錄，永垂青史。

隊員們興高采烈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無不冀望在這場歷史盛會中，留下最輝煌英勇的記錄。十分鐘一到，嘩然一聲暴喝，那四山響應的威勢，把天上的兀鷹嚇成了驚弓之鳥。就像一顆人工氫彈，一千個隊員同時向四下散開，蔚為奇觀。

外頭人聲鼎沸，驚動了裡面的白衣長老，他以為火箭發射了，轉頭問身邊的珍妮道：「時間還沒到呀？怎麼這一班提前了？」

珍妮忙與發射場聯絡，回報說：「火箭還沒有發射。」

白衣長老問：「這班是哪一班？」

珍妮說：「第五班，運送維修零件。」

白衣長老又問：「漢斯那邊情況如何？」

珍妮說：「他們總共有十個梯次，目前順利發射了四次。火星南半球的塵暴還沒開始，所以他們進度較快，否則風沙太大會有危險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漢斯這個人太固執，我叫他到北半球去，他就是不肯。」

珍妮說：「說不定他是對的，克服塵暴比對付人要容易多了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或許吧！妳去看看，剛才那個聲音是怎麼回事？」

珍妮去後，不是人過來，對白衣長老說：「我能不能跟教主商量一件事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你說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你們走後，這個基地總要人看守吧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不一定，如果你們有興趣，我可以送給你！」

不是人大喜，說：「真的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當然，我留著有什麼用？不過有一個條件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同意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我還沒說呀！」

不是人笑笑說：「你是要我們加入你們的陣營？不同意我們會來嗎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你知道加入我們陣營的手續嗎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手續？嘎！要宣誓，是吧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是的，要在上帝面前宣誓。」

不是人輕鬆地說：「沒問題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可是，你相信上帝嗎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我？我什麼都不相信，我只相信我自己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那你就得先懺悔，相信你有原罪，接受上帝，受洗！」

不是人楞了半晌，最後問：「為什麼這麼麻煩呢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不麻煩，只要你們願意，三分鐘儀式就完成了。」

不是人雖然卑鄙，卻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小人。不管信仰什麼，有沒有智慧去分辨是一回事，用信仰去交換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不是人眼見白衣長老資源豐富，比他一輩子能想到的，多上了不知多少倍。就以這幾天所見為例，他們要帶走的東西，他並沒有多大興趣。倒是那些剩下來、無法帶走的，每一件都是求之不得的寶貝。這十一個鬼個個有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，別人眼中的破銅爛鐵，對他們而言便是奇珍異寶，可以拼湊出不少有用的機具來。

可是，要他們悔改信仰上帝！這種事涉及另外十個人的意見，他也無法作主。他只好說：「這事我要和他們商量商量，等下再給你回話吧！」

不是人把十個鬼都召集到一個洞中，共商大計。不是人先將他的想法以及白衣長老的條件講清楚了，每個人臉上都露出同樣的困惑與無奈。兩面人首先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我們表面相信不就得了，誰管你心裡想什麼？」

不是人搖頭道：「這點我做不到，不然我怎麼能叫不是人？」

兩面人說：「奇怪，這和你的名字有什麼關係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關係大了！我就是瞧不起人，所以改名不是人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你已經不是人了，就讓我們這些人羞恥羞恥吧！」

無恥人說：「我反正是無恥，相信什麼有什麼關係？只要有利可得就好！」

黑心人說：「我真為你這種無恥人難過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眼看這麼多寶貝，打著特大號的燈籠都找不到！照我的看法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把他們全幹掉，搶過來！我們可以稱霸地球，把大法王消滅，復仇雪恥！」

兩面人大聲叫好：「有道理！與其數典忘祖，不如心黑手辣！」

忘恩人說：「我也舉雙手贊成！」

負義人說：「你當然贊成，人家對你多少總有點好處吧？請你來當客人，你就要反客為主？我反對！」

不忠人說：「奇怪？你憑什麼反對？咱們自己人的意見，你就沒有同意過！」

負義人說：「我反對，因為我是負義人，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！」

不忠人說：「我怎麼會忘？我不忠於理想，不忠於團體，不忠於朋友！」

負義人說：「可是你忠於自己！」

不忠人說：「我也不忠於自己！」

負義人說：「怎麼證明？」

不忠人說：「我如果忠於自己，還會在這裡和你們鬼混嗎？」

小大人說：「你們爭這個幹什麼？人本來就是濃血一灘，所以我永遠保持純真。」

黑心人說：「咄！咄！你夠資格嗎？」

小大人說：「混蛋！你想找死是不是？」

不是人大喝一聲：「住口！我們在討論重要的大事，你們吵什麼？」

小大人說：「老大，你是我們的衣食父母，你不表示意見，我們永遠吵不完的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要問我的意見？我認為有能力的人絕對做不出無能的事，除非是冒充的。如果上帝有能力，就不可能創造出愚昧自私的笨蛋，更不會創造了再去屠殺，屠殺不完再去拯救！唯一的可能，是無能的人騙無能的人！」

小大人說：「哪個信仰不是這樣呢？可是人能沒有信仰嗎？」

不是人說：「所以我的信仰就是沒有信仰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有道理！我也信仰沒有信仰。」

忘恩人說：「我舉雙手反對！」

小大人詫道：「你為什麼反對？」

忘恩人說：「我想起來，我應該是忘恩的，所以老大的想法我都要舉雙手反對！」

不是人說：「快點決定！不能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！」

不忠人說：「奇怪！哪次不是這樣？幾十年來不都是換湯不換藥嗎？」

黑心人說：「我說快下手，搶過來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我附議！」

無恥人說：「我主張悔改相信上帝！」

兩面人說：「我附議！」

負義人說：「你怎麼可以附議兩次？」

兩面人還是說：「我附議！」

不是人見餓死人、陰陽人與玩具人一句話都沒說，便問道：「你們三個呢？」

餓死人說：「問我幹什麼？我是見了棺材不流淚，有奶便是娘！」

陰陽人說：「我對這些沒有意見，與我不相干，不是我的本行。」

玩具人說：「我嘛！信什麼，不信什麼，一點分別都沒有！我以沒有大腦為榮。」

小大人說：「不要看我人小，老大！你說什麼就是什麼！一談到這些大題目，叫我們這些腦滿腸肥的小鬼說什麼？屁眼都塞住了！」

威靈頓一步一步挨上山來，氣喘如牛，四肢酥軟。他一見到白衣長老就大吐苦水：「要做一個歷史人物真不簡單！山為什麼這樣高呢？你為什麼要找這麼偏僻的地方呢？如果在華盛頓，我們兩句話就解決了！」

白衣長老同情地說：「總司令屈尊駕臨，為什麼不派個人來就好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這種歷史性的任務怎能假手他人？萬一歷史學家寫錯了，我一千隻兔子不是白放了嗎？」

白衣長老這才明白，珍妮回來說山上突然出現大批兔子，特遣隊員都忙著獵捉，原來是威靈頓在製造無人在場的證明。便說：「總司令親臨敝寨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」

「嘿嘿！小事一樁，對你而言，只是舉手之勞。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你說！」

威靈頓說：「議會同意給你五天，但是不同意你們發射太空火箭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嗯！不錯，是舉手之勞，但是我喜歡運動！」

威靈頓說：「你也喜歡運動？好極了，我們一起獵兔子去！」

白衣長老指指身後一排儀器，指示燈閃爍不定：「你看！我的氫彈已經準備好了，隨時可以發射，你看是紐約的兔子好，還是芝加哥的？」

威靈頓急了，說：「我們不是打算共創歷史嗎？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」

白衣長老笑道：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公理，就是能量決定一切！」

威靈頓求道：「你這不是要我完蛋嗎？要知道，我可以玩狠的！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是嗎？不要只是嘴硬！不過我們可以談談生意！」

威靈頓又升起一線希望，說：「怎麼談法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我們本來要發射兩百架太空火箭，看你面子，減為一百五十架。」

威靈頓大驚：「一百五十架？每架多少載重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這是超強的中子動力推進器，有反壓力裝置，載重為五百噸。」

威靈頓幾乎要昏過去了：「老天！你們有這麼大的本事？」

白衣長老說：「想想看，我們如果去火星，對你可是一勞永逸。」

威靈頓想了想，硬著頭皮說：「這是我有後台，還可以跟你討價還價！十架！」

「我也給你面子！一百架！」

「二十架！」

「五十架！」

「三十架！」

「四十架！」

「四十五架！」

威靈頓得意地回到本部，開啟了專用的緊急影音，向人類議會報告協商的成果。他侃侃陳詞，說對方已將十顆氫彈對準紐約與芝加哥等地。如果不同意他們的要求，將導致數以億計的生命傷亡。

威靈頓見人人動容，更活靈活現的，說自己在極度艱辛下，已與對方達成協議，原來計劃發射五百架次太空火箭，目前協議到只發射不到十分之一。

一位議士還半閉著眼睛，問道：「總司令！數字一定要清楚！你說不到百分之十，那是多少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精確地說，四十五架次。」

議士們這才清醒了些，也難怪，近日有一齣新歌舞劇上市，造成全世界大轟動。該劇最大的特色是，除了聲色香味之外，又加入了意覺。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，過去科學家認為意覺是絕對主觀的，誰都不能觸及，新的理論卻以為意覺可以用概念組合加以控制。這個歌舞劇就是把作者的主觀意識，灌注給每一個觀眾的一種新嘗試。

這種影音會議，優點是不限時空，由電腦網絡提供介面，但是會議的效果經常變成了笑果。因為太方便了，結果有人在床上、餐桌上甚至浴缸裡，會議照樣進行。

然而，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，有一弊也必然有一利，一人笨叫笨，人人都笨就叫「利基」。在世紀初，美國的華盛頓市，曾有一人義務教人超覺靜坐，學習者不多，效果也不怎麼樣。有一天來了一個生意人，告訴教者他只要負責教學就好，其他的交給生意人來管。那人同意了，結果學習的人越來越多，人人坐得如同石塑木雕。教者詫異不已，便問那個生意人是怎麼做到的。

生意人說：「你要瞭解人性，自私的人認為人人都自私。你不要錢，別人便說你教的是假的。我的做法不一樣，不僅要收錢，而且貴得要命。他們努力攢上一年，也只會來此學習一個月。大家繳了錢便特別珍惜，一分一秒都不敢疏忽，靜坐便有效了。」

同樣的道理，當開會需要一番舟車勞頓，大家才能齊聚一堂時，人人珍惜這種開會的時機，把其他雜事暫且拋到一旁，議事效率極高。現在隨時隨地可以開會，太方便了。結果有人還在做夢，便把夢也帶了來；有人正在生氣，把氣也帶來了。最糟糕的是有人還服了藥，癱在會議上，要想不亂也難。

有人還沒聽清楚：「四十五歲？太老了！」

有人大怒：「這是藐視我們議會，一架都不准！」

有人說：「算了吧！讓他們走算了，我們可以少開點會。」

又有人問：「每一架太空火箭，載重量是多少？」

威靈頓說：「五百公斤。」反正只是單位錯了，沒什麼大不了。

「五百公斤？那只能走一對夫婦嘛！哈哈！簡直比諾亞方舟還不如嘛！」

終於也有頭腦清楚一點的人開口了：「這些都是威靈頓隊長片面之詞，以常理判斷，一個小小的黃道會，發射十幾架十噸級太

空船，這是有可能的。要說五天之內五百架次，那不是神話嗎？等於說有五百艘太空船在那裡待命！就算是淨重十噸吧，要有多大的地方存放？再說，每艘船起碼要四個駕駛吧？那就是兩千人！據上次威靈頓隊長的報告，對方全部人數只有一千！請隊長解釋一下！」

威靈頓忙說：「我可能記錯了。」

「你可能記錯了？你是什麼身份？這些情報能錯嗎？」

那位推薦他的議士忙打圓場道：「他是首次擔當任務，難免有點小錯。這樣好了，我們另外再派一隊有經驗的去協助他好了。」

電腦當局只好再找黑金剛，由於彼此服務人類的立場和目的相同。當局把威靈頓交涉的結果以及議會中發生的一切都重播一遍，讓黑金剛自行判斷。

黑金剛又找隊員一起討論，千奇聽了感慨萬分，說：「我們小時候，當然，我是指過去那個時代，要學中國近代史，看到幾百年來一些權臣官僚昏庸誤國的事，都認為那是小說的情節。人怎麼可能這樣神智不清呢？位居要津的人，哪裡就愚昧到這個地步？看看現代史，看看人類議會和威靈頓，人實在可悲。」

百怪說：「為什麼不說當權得勢的人很可悲呢？他們無能，還不知道自己無能！」

千奇說：「老怪，別忘了，在別人眼裡，我們也屬於當權得勢的。」

百怪說：「我們怎麼不可悲？我們除了靠當局，還有什麼能力？」

千奇說：「那我就說對了呀！哪個人不是這樣呢？」

黑金剛說：「別鬥嘴了，威靈頓有一千人都成不了事，我們這個小組不過十一個人，看來要申請支援才行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不必，一千人不能完成的事，一兩百人也成功不了，人多心雜，反而誤事，還是人少一點有希望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根據當局的資料，對方不過兩百多人，其中大部分是技術人員。要談作戰，尤其是今日的作戰，靠的是策略而非武力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可是那裡地形開闊，不像托圖島，難以偷襲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這正是我的考量，有我們七個就夠了，文祥他們只能打情報戰。我們可以用動力梭從地底潛入，先破壞他們的電腦及安全設施，再利用電離罩將他們分批隔離，就算他們有成千上萬的人馬，也不難數網打盡。」

大家都覺得此計行得通，找不出什麼破綻來。百怪歪著頭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前幾次我們得手太順利，恐怕大家把事情看簡單了。他們能發射太空船，總不是泛泛之輩吧！」

千奇說：「科學與軍事是兩回事。」

百怪說：「老怪，你說的是古早時代，現在的軍事哪能靠蠻力？你想想就知道了，辨識技術很普遍吧？裝一些感應器，就相當於無數的警衛了。」

千奇說：「光辨識算什麼軍事？」

百怪說：「不算什麼，可是當我們從地底潛入後，不就馬上被發現了嗎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百怪說得有理，我們只能找那些沒有偵測器的地方潛入。」

蘇珊說：「我知道當局有一種反偵測裝置。」

古嚕嚕說：「那得在『電磁波感應網』的有效範圍內，這種網只分佈在城內，那些山區都要架設了，也不用勞動我們，當局一收電網，誰都逃不掉。」

格瑞達說：「那我們去裝設電網就是了，荒山野外的，能有什麼好人？」

古嚕嚕說：「沒那麼簡單，電熱樁是一根一根的，作重點分佈，所以需要人幫忙。電磁波感應網是全面立體結構，耗費能量極巨，要事先勘察規劃。」

百怪說：「至少我們可以作擾亂性試潛，可行就照原計劃進行，就是不成功，也讓他們手忙腳亂一番。」

千奇說：「我也這麼想，我們各自行動、保持聯絡。只要哪裡能夠潛入，不管有沒有被發現，立即用電柵封鎖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電柵？怎麼運進去？」

千奇說：「我早想好了，我曾經試過，噴膠的絕緣性很好，只要再摻雜一點金屬，就是最理想的電柵，而且可大可小。」

魏德曼說：「好極了，前些時我用噴膠做了一個吹泡機，可以吹到直徑一公尺。只要把噴頭改裝一下，加上一個氣壓罐就好了。」

黑金剛大喜，立刻做試驗，發現用銀粒子效果最佳。山洞裡一旦擠滿了電柵式的大泡泡，就像活動的拒馬一般，裡面的人倒也真動彈不得。

戰術也有了，黑金剛決定只要七個人參加，文祥等四人在後方觀察接應。工作分配完畢，衣紅的臉也拉長了，文祥忙扯了扯她的衣角，兩人走到一邊，文祥悄聲說：「要不要把若傑那一段告訴黑隊長？」

衣紅楞了楞，問：「哪一段？」

文祥說：「爭權奪利那一段。」

衣紅臉紅了，說：「我只是想多盡點力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做該做的妳沒有問題，不做不該做的，就不太容易了。」

衣紅哪裡肯讓人，說：「等到做該做的時候，我看你又如何！」